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儺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論語上

仁心流生德、妙應自時時、悅樂以循習、人已一貫之
事親從兄間、孝友胥怡怡、不厭亦不倦、海宇陽春
熙

問學而時習一章、羅子曰、吾夫子生平敏求學古、獨
是易經得力、首贊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及透悟將來却統而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至是天人物我渾成一個其根心積慮固惻隱滿腔而啓口容聲亦了無間別於是其爲學也其爲教也皆是以仁爲宗吾夫子此個宗旨旣原得諸易而易則原本諸天何言哉極究其體則止是時行而不息博觀其用便是物生而不窮夫惟其有得於天之時行而妙乎不息也故語學則必曰時習之習能以時則心自悅之蓋天人雖遠機則潛

通。故視聽言動、食息起居、其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自孩提以至老耄、固皆時時變通、亦皆時時妙運。但非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夫習熟乘時、則其妙運愈見、其妙運愈見、則其默契愈深、而晦菴先生所謂其進自不能已者、固足形容其悅懌之機、而亦可想像其當可之妙矣。吾夫子平生自述其學而不厭者、不開卷而卽了了也。哉。夫學則乃爾、而爲教亦然、蓋惟其有得於天之物生、而妙乎不窮也。故朋來必曰自遠方、朋自遠

來則其心不止於悅而必曰樂矣。此意惟孟子最善形容。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物則何間於人人哉。均此視聽言動。均此食息起居。亦均此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所以謂之帝則。又謂之天則。德雖天然。自有以時出之。乃稱懿德。而人之好之也。自同一秉彝也已。懸想吾夫子。初去博學於文。遂忽悟易經時習去處。極其權忻踴躍。故卽一鄙夫相問。已是兩端必竭。况人多信從。而至於遠。

方友朋亦皆畢集。晦菴先生所謂德之所被者廣而道之所傳者衆。則人固悅樂乎我。我尤悅樂乎人。盎然宇宙之中。渾是一團生意。吾夫子自述其誨人不倦者。又不可觸類而長也哉。夫時習而悅。已足可知於人。朋來而樂。又果是相知者衆。此而不厭不倦。猶未見其極處。其或行脩。誘興德高。毀來而人不我知。却又能不愠。始表其爲君子也。但不愠二字。今之爲說者。皆云君子儒爲已。故人雖不知。而其心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如此說不愠。雖

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蓋聖人之所謂已。是聯屬天下以成其已。豈止天下。卽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間也。故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然則所云不愠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已。知爾。又反求諸已。以求爲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不愠乎人。而自己反求斯切。况言夫子以仁爲宗。則時時只見其妙於生。物物只見其同於生。統天

徹地貫古貫今。譬則身軀脉理。更無尺寸不聯念。
慮亦不忍。尺寸不愛。且養間或手足癢痺。痛痒不
知。決不慍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淚瀝皇皇。務醒
覺而開通之也。如此方是誨不倦的極處。亦是學
不厭的極處。不厭不倦。方是仁其身以任天下萬
世的極處。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

問學而時習。論語開卷第一義。今以聖時之時爲釋。
真得夫子達已達人之心。但不知學者用功。卽隨
現在動靜語默。吾心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

子所謂願學孔子經書所載時中矩則而習之乎
羅子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於其心
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適於所感蓋自孩
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
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爲
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
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
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專
也哉卽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

先言其所由來亦曰

絕書編於伏羲文王周公

之易苦心悉力而後

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

律下襲卽其已然之

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

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

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故

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人欲

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蓋天道人心總是

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

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

卦聖人示人以時習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卽吾之時。吾之時。卽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時

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

問論語時習之時，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羅子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

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悅。更不必再竅習熟而後
悅。况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
不徒已悅之。而人亦悅之。亦不必竅道得其傳而
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
妙處。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
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已。知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
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而執得時的機括定。雖間
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
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慶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付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惰、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子孟夫子走來、將他家當盡數

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

而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

問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

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何如羅子曰。天

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

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

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

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

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奈他

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冥。以將潤其津唾。扶搖剛
風。迴旋灑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爲我。
而我之不爲天。命不爲性。而性之不爲命也耶。自
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
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
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
爲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脩之。
而爲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漠然無所動於中者。

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不徒矣。此當與不患
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之同乎。君子之心直是要
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爲可知而已。
於人何敢慍耶。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
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
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
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有子其爲人章意何如。羅子曰此有若之言語所
以似孔子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

的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意而曰形色天性也故色容溫沒有一毫干犯的氣象口容止沒有一毫干犯的言詞蓋由他心中有個生生大德立了天下之大本自然生可惡已生惡可已自然不知足之蹈之手足之舞之皆是此本如是則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在父母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方不負父母生我一番故曰其爲人也然則下之爲仁寧非卽仁者人也意義哉或曰旣云孝弟本矣復言道生豈非本

自本而道自道取。曰既云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寧可分而二之也。蓋孝道至大至久。塞天地而橫四海。淪草木而及禽獸。有許多大的道理。皆是此個本子。非本之外。又有道也。故孔子是孝的人。自言其爲人。發憤忘食。耐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稱問之爲人。擇乎中庸。只要庸德之行。復禮天下歸仁。甚矣有若之言似孔子也。

羅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本猶根也。樹必根於地，而人必根於親也。根離於地，樹則必死。心違

乎親人其能有成也耶故順父母。家翁
然卽氣至滋息根之入地也深而樹之茂也。將
不可禦矣。然則厚其親者實所以厚其德也夫。

問孔子之時習與曾子之日省其旨同否。曰孔
子一生只受用一個時字故其立教。即要人
時習蓋學必貴習習必貴時如時習之謂時語時
默之類謂曰時習却似習乎時也此時字習得停
當則其功用便是時措而皆宜其根源便是溥博
而時出久久便可仕立久速而聖之時也已。

吾人徹首徹尾一生大事。而曾子用心細密。見得日用間有此三件。獨未愜意。所謂於此尤加謹也。豈是時習之外。而復有日新之功也哉。

羅子曰。弟子之職。要入則孝。出則弟。但孝弟不難於知。而難於行。不難於行。而難於擴充。以盡其道也。蓋孝弟之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便謹而信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是汎愛衆而親仁也。立身行道。斐然成章。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餘力學文。以

顯親揚名於天下後世也。

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旨何如。羅子曰。古書中言。道雖多。至學之一字。則間或見之。惟是吾夫子則專志平生。而論學不輟。古之聖人。成道雖多。如清任與和。各以資質所近。而力造其極。惟是吾夫子。則述而不作。必求隆古。至聖而學之。故曰吾十五而志於學。此意幸得晦菴先生。又能默而識之。其註疏云。學者。大學也。夫謂大學者。所以學乎其大者也。夫子平生。亟稱至聖者。惟是文王。亟稱大聖。

者、惟是帝堯、則其所祖述、其所憲章、竭精會神、以學之者、非二三聖人而何哉、夫惟道之極其至、道之極其大、則闢域幽遐、境界浩蕩、雖其性靈天縱、而求以主張負荷、卓然屹立于宇宙之中、也須到三十而後能之、卽今大學聖經首言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知止而後定、靜安也、定而且安、非志之既立而何哉、自此之後、則於古聖信好、愈益精專、敏求愈益奮勵、意以此而誠、心以此而正、身以此而脩、齊治均平、亦以此而明明德於天下、物則

本末兼善。事則終始渾全。不惟放勳之睦族平章。光格上下。文德之刑于友善。運掌化成。若合符節。而先後一揆。卽徧考三王。侯聖百世。不外十年。而俱可不謬不惑也。已。想像言夫子於此二十餘年。精神意氣。近而本諸其身。以有立遠而徵諸今古。以不疑世道之經常。人。懿好聯屬。統同通天。下國家而爲一已。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已。是融通透徹。一以貫之。而無筌矣。忠恕求仁之宗的。確必在此時。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猶自

言可無大過。則又以此學大。至範圍天地。難免無過。今考易經卦象。於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却是聖人以天自處之實際。所謂天命於穆不已。聖人亦純而不已。不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且時乘六龍。統天馭御也。故贊易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可見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純是吾君子一個學。學總是一個大範圍。天地固不過。曲成萬物亦自不遺。而子思子極其形容。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故不惑知命，始是學大學之到家去處，此後耳順從心，則俱學大學之到家的徵驗去處，但耳順是感乎其外，而順以應之，無非此學此大也。從心是動乎其中，而廣以運之，無非此學此大也。蓋大學只是明明德親民，明親之實，只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惻隱慈愛之真，蓋然。

於一腔誠感神應之妙。沛然達諸四海。吾夫子學至此時。果是大人赤子。念念了無二體。聖心天德。生生純是一機。隨衆問辨。其所酬答。更無非此。個孝弟慈。隨機感觸。其所好欲。亦無非此。個孝弟慈。卽如子路問志。便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貢問仁。便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之耳順。只是一個絜矩。欲不踰矩。又豈不只是一个順應也哉。如此以觀吾夫子。其志方爲大志。其仁方爲純仁。而其聖方爲至聖也。已。

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羅子曰：朱子云：學卽大學之道，則矩卽絜矩也。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本來明者，卽愛親敬長，不慮而知，人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莫不興弟，卽明德達之天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仁，初年卽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常恐主持不去，而

羣言淆亂。又慮精一之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然。是不慮不學之體。而天命我知矣。以後受用。卽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孔孟相符。至漢唐以後。俱絕響矣。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他甚麼來。羅子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

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卽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辨對看。卽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會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會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况此段精神原關係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字。詩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

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會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能的。卽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與他問辨而接引之也。卽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

他造化好，却得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聽，顏子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乎喪嘆也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爲知之一章，羅子曰：吾輩爲學，蓋學聖也。聖

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
卽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
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
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确要做聖人。漢
子柰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
得先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爲聖。雖曉得從知處入
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爲知。是本然之知。而
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
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爲知也。蓋天

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明。而後爲聖耶。如此爲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况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知之否耶。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卽能知之也。又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卽能知之也。知者知

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爲知也哉。况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橫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曰如是學聖果然簡易。奈何門人記子路。乃曰有聞未行。惟恐有聞。夫子問子貢。乃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想其學問何等專苦。顧於簡易處錯過。何也。羅

子曰。夫子當時亦甚以二賢不相知爲憾。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子路當葉公之問。夫子則不能對。觀子貢答公孫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求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當是。

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爲二賢而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令人朝夕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或問體仁制欲之辨。羅子曰：好仁者，惡不仁者。孔氏之訓，本並舉之。則二端誠不可偏廢矣。但先言好仁者，後言惡不仁者，亦孔訓也。則二端又可無次序也哉。細玩此章，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不仁之惡，自不待言。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非爲仁之外，另去惡不仁，而不仁之惡，好仁故足以該之也。故仁爲萬善之長，識仁爲學者之先。程伯子得宗孔孟，其最的是此一個先字。蓋仁心之端，原只不忍物，且不忍己身哉。不忍

親以其身爲不善，便叫做體仁。又叫做制欲。但中間暗藏次序。視之學問無頭者，其難易順逆，萬萬天淵。譬之奕棋，只先一着，便成勝局也。明道伊川二先生至親，昆季此意竟不通。融晦庵象山二先生，一時豪傑，此辨竟成仇敵。今若再不以的訓準而一之，則衆見紛勝，學脉之亂將無紀極矣。其友憮然爲問曰：昨聞公論，某以舊聞謂人欲若不淨，盡天理安得流行，終日終夜意甚梗塞，後思原憲克伐怨欲，至於不行，人欲可謂淨盡矣。孔子乃曰：

仁則吾不知、又何嘗天理遂流行哉、今聞雅論、始知天下道理、體共海寬、吾儕識見、活當圓轉也。

或問曾子告門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是渾然。夫子告子貢、却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云云、又似有些差等。羅子曰、大約聖賢經書道理、只是一個、更無精粗、精粗生於所見之淺深、所造之生孰焉耳。故芻蕘之言、孺子之歌、聖人聞之、卽是至理。若所見尚淺、所造未純、卽精一執中之語、亦作猜疑過也。曾子當時初唯一貫、心地洞然、但檢動便全。

體躍然在目。其視忠恕一貫。又更何別。若子貢之問。正在見解之處。孔子只得就他分下階級。方可進步。要之至至。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亦何莫非取譬之方也。

問先生強恕如其於一貫何如。羅子曰。一貫非淺可識。但竊意一以貫之者。無所不貫者也。而况於恕乎。是故良知明覺。徧體不遺。必此體在我。然後強恕而行。方能懇切周悉。而感通亦自神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固是悟得一貫之爲妙。

而亦是見得忠恕之不容已也。豈專於教門人之語哉。

問孔子吾未見剛章。羅子曰：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山愈如愚之凹，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煥能寒，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方是浩然塞於天地，此孟子所以善養，而願學孔子以慰其見也。

問孔子何只在老安少懷。友信。孔子曰：所論心不踰矩，只是孝弟慈通之天下。夫孔子與二子言志之日，去七十當亦無幾，而所言終不出此。可見道邇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在季路顏淵尤所不免。况其他乎。噫！此中庸之道，所以民鮮能久矣。適諸長者聽言，懽喜處，卽孔子所謂安老。請我盡心講處，卽是信朋友。呼羣子弟近前求教處，卽是懷幼。蓋君子愛人以德，而自愛亦必以德。卽如諸長者肯好善樂施，少欲知足，則不論貧富貴賤，皆可以

安。况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惟安已，且可安人。不惟安人，且可安後世矣。若只以飽煖爲安，則謀身家造業，罪將以求安適，以取危矣。推之朋友之信少者之懷，皆是要人人向學，人人有個安樂受用，而不徒驅殼上動念，方是孔子之志。孔子之學也，問不遷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羅子曰：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滯，瑩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爲怒所遷，爲過所貳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體常是不改，樂體不改，則進

發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圓融不滯之機耶？其明體常時復以自知，明常自知，則過夫嘗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貳其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了却天地間無限的造化。顏子一生，只一庶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其中。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爲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

問既曰仁卽是心、心卽仁、如何却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耶、羅子曰、是因學者心有不仁時說來、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則此心之體已化爲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顏子克己復禮、便心不着物、卽流通神妙、心又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卽仁、仁卽是心處也、所以孔子於六十四卦、惟於復則言見天地心、於七十數子、惟於回則許之以心意可想也、

或問先生道不可離、良知不昧之語、屢屢作疑處、

問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如何夫子復
有此嘆羅子曰聖人此語正是形容良知須臾不
離處如曰人皆曉得由戶則其終日所行何莫而
非道也其友復曰既是人人皆曉得何爲却有歐
父母輩也羅子曰此輩固是極惡然難說其心便
自家不曉得是惡也曰雖是曉得却算不得羅子
曰雖是算不得却終是曉得可見人心良知不昧
果是道不可須臾離也

問生而知之者上也說得知字如此尊貴又說知之

者不如好、不如樂、兩個不如、則知亦似未妙也。羅子曰、不止於知、雖好樂亦有生而好且樂者、則學與困者、亦弗如之矣。曰良知在人、原無二體、乃相去遠甚、何也。曰此知字、乃知覺之知、正與大學致知知字相同、生知者、則所謂先知、先覺而學知、困知者、則所謂覺後知、覺後覺者也。曰然、則又何以見其無二體耶。曰生而知之、下一之字、都無二體者、生知者、知此者也、學知者、知此者也、困知者、亦知此者也、及其知之、一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最重。而說者往往不同。今則願求
歸一之旨。羅子曰。吾儕有生天地之間。立志做個
人品。須要先擴一大胸襟。次張一大眼孔。雖未卽
經綸天下大經。而經綸規模。却該理會。雖未卽立
天下大本。而立本着落。却要承當。雖未卽能知天
地化育。而化育來歷。却亦探索。音顏淵問仁。夫子
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張問十世可
知。夫子教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百世損益可
知。至已。則自云。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而

漢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爲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子何有。若夫中庸末後其謂大哉聖人之道而歸諸禮之三百三千，玉天下三垂而歸諸議禮之制度考文，故古今聖帝明王網維一代之乾坤世界，必有禮以綱維之，育養一代之民物生靈，必有禮以消養之。主張一代之教化風俗，必有禮以主張之。此個禮卽天地之所以爲命，帝王之所以爲心，聖賢之所以爲學，天下治亂攸分，總在禮之立不立，而在立之善不善，與善

之。至不至也。天生夫子爲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丈夫有生天地頭。頂脚踏。肩任念存。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而謂之曰仁者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欲得此禮。到至善去處。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一己之力。量所可強爲。如擬議強爲。出自一己。則所定之禮。未必能善。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故孔門立教。其初便當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卽當敏求言行。誦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世。是則於文而學之。學而

博之學也。者心解而躬親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就其如帝王賢聖固不徒口說之騰聞見之資而已也。博也者考古而證今雖確守一代之典章尤徧質百王之建置耳目固洞燭而不遺心思亦體察而無外也。此之謂博學於文然豈徒博而已哉。博也者將以求其約約也者惟以崇其禮而已矣。禮也者統之則爲三綱分之則爲五常而詳之則爲百行會家國天下而反之本焉則在吾之一身身則必禮以脩之而綱常百行動容周旋必

節文也。推此本身而聯乎未焉。則通吾之家國天下。家國天下。必禮以齊治。一平之。而綱常百行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大丈夫有生天地間。其中心之主持樹立。獨專乎此。而無偏倚。謂之正心。其發念篤切懇到。獨專乎此。而不他適。謂之誠意。此皆孟子所謂射之勇力。樂之玉振。而非其所先者也。若夫開心明目。則惟千古聖神之言。定爲事物本末終始之格。至善而毫忽更無差失。知止而纖悉不可悖遠。是則孟子所謂射之精巧。樂之金聲。而不

當。或後者也。今觀大學一書，自首至尾，總是援引六經格言，而旁加點撥發揮，便是博學於文，而曰致知格物也。其點撥發揮，總是歸宗於內之中正，而無偏外之整飭而不亂，便是約之以禮，而曰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求其一言以蔽之，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一字以蔽之，則仁而已矣。然夫子言仁，每每先之以知，比其言禮，每每後之於仁，噫，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然則所謂弗畔也者，其弗畔於仁也夫。

其弗時於仁也夫

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矣。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地。以得萬物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倦處。

也。其不倦處卽其所不厭處也。卽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卽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是廉。說官之慈卽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固然而識之一章羅子曰此卽所謂學者先須識仁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體旣與物同則教學又豈容二哉。故教不徒教而以學。直己陳德而不欺欺也。學不徒學而以教。與人爲善而不敢私也。

教學相長。人已夾持。以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而
又何厭倦之有哉。故程子曰。以己合彼。猶是二物。
有對。又安得樂。又曰。能存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
也。

問學不厭教不倦。夫子何屢屢自任。羅子曰。聖人一
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
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爲一體。則自己學處。
卽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卽是自己學處。蓋物我

原是一體而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亦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着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着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克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較。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曰令諸友日親也。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爲言、何也、羅子曰、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輓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個仁車、亦不容不輓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

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然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雖

苟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
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况仁爲
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爲天地之心。其
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
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
動。不惟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
獨成。真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強也。且吾夫子只
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萬世歸依。夫子心心相
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

夢幻更誰可及他毫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默識在孔子固是能事在顏子亦能默識心通若

子貢則疑不言何述而下子貢數等者安得遽言

默識况學問有頓有漸不知默識之功屬頓屬漸

羅子曰頓漸原是禪家話頭姑置勿論但先儒云

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不知此語的確否曰此語安

得不的確羅子曰語旣的確則子在今日亦當默

識以希顏而已更何辭且却耶曰曩諸子請教曰

人人皆可以爲聖賢。自謂此只可說道有定體而不知學有成法。曰此語果然。豈惟學有成法。卽默識亦有成法。曰如何是默識的成法。曰學是學爲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卽是鳩毒刀兵害了此。

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半夜以此去。自考自問。便又謂之默。而識之。之成法也。況子貢當時說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而夫子直告之。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正是斥子貢之不默。而欲其默也。今子去夫子之所欲者。而就夫子之所斥者。自予觀之。謂能守子貢之學之成法。則可。謂能守夫子之學之成法。則未矣。

羅子曰。德之不脩。由學不講也。蓋學則有義。可待。

過可改。故四者之憂。惟不學爲大也。其或講之而不於徙義改過。是急吾夫子之憂。又當何如。

問孔顏樂處。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只尋常。而學者講求善當體會。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活之爲言。生也。快之爲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碍。卽是聖賢之所謂樂。却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抵於天地之大德。其脉絡分布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

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
爲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
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詳細指引學者以入道
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
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
顧却忘於自己身中。討求着落。誠知仁本不遠。方
識樂不假尋。

問大衆每欲發憤。不知如何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
也。羅子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

事但點簡從前豈無人得之。點簡所得之人其所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槩見。若比以爲聖以爲賢真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舉之心人人發憤時時發憤。至於講學問爲聖賢其受用百倍中舉之時又不思發憤是尚爲能克其類也哉。諸子又只知孔子發憤忘食亦未思下文說不知老之將至則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壯剛強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克類之甚者矣。大衆悚然曰不知孔子何爲如此發憤不能自己也。羅

子嘆曰。此處用得一句渾話。蓋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家國天下以爲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必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

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了也。已。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某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卽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英雄也。卽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奪自己者矣。

羅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然二者亦交相
爲用。蓋學者立得地步大。則存駐可久。積得歲月
深。則收蓄難方。所計限也。要之其初。亦只於吾人
本分上見得了。便自有不容已處。蓋人卽是仁。
仁天地生德也。大孰加焉。久孰侔焉。不能以仁觀
人。以人體仁。而求以弘且毅者。吾未之信也。

羅子曰。孔子之所絕者四。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
者俱沒有的。蓋一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非空
空本體。况此毋字。有禁止意。如何解。曰。孔子毋意。

必固我也哉。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果是無知。還是謙詞。羅子曰。此是聖人實說已分上事。蓋曰。心本無知。如廣谷空空。鄙夫來問。其說定有兩端。我卽叩而竭之。隨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也。故周子論思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故學者致知。便當以聖人生知的知作個格子。所知不如聖人。其知非至善也。學者致思。便當以聖人睿思的思作個格子。所思不如聖人。其思非至善也。立則參。

前輿則倚衡久久不息。便叫做其成功一也。否則只隨己意爲之。則好知者其蔽蕩。好仁者其蔽愚。皆弗學使之然也。可不猛省而恐懼也哉。

羅子曰。顏淵喟然嘆章。須與爲仁。由己章。樂正子善信章。叅看其旨。始得。蓋見善可欲。正是從聖人身上去求。所以或仰或鑽。而有高矣美矣之嘆也。信其有諸己。却是反求諸身。所以文博我之文。禮約我之禮。而爲仁由己之謂也。旣知由己。故竭吾之才。不能自己。而至於克己。克己立焉。此卽孔子所

三十而立之立也。此時方悟道本不待外求而謂
欲從前而仰且瞻也。必不可得矣。蓋孔子點化顏
子只是復禮一個復字。而復字又只是由己一個
己字。故其贊易直許顏氏庶幾於復。而曰中行獨
復。又曰復以自知。嗚呼。觀獨與自己也。而復之由
己也彰彰矣。

問顏氏博約還分知行否。羅子曰。博約皆須知行並
進。切不可分先後也。看他兩個我字。最是顏子得
力處。蓋顏子氣魄甚大。當初用功。卽仰鑽瞻忽處。

處要到却不知得處處皆我知體貫徹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文禮自可克塞天地矣我體何如其博耶然反身而誠則便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我體何如其約耶博是我之文博處約是我之禮約處便自欲罷不能而樂莫大焉者矣至此則不必於仰而至高在我不必於鑽而至通在我不必於瞻察而全體呈露於我矣故卓然精明而良知之致自將神化不測矣顏氏之子所以其庶幾乎

子曰無方體則自然無窮盡無窮盡纔是無方體

也。故此段家風再無容你着口着脚處。卽說虛時已是實了。說無時已是有了。而况執象狗形說有說實者哉。

問孔子以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謂漢儒不識經合道爲權。不識權字。是否。羅子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卽道也。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

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及。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羅子曰。儒先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個聖人。不知分明寫盡一個時字。此正見孔子動容周旋中禮。衣服飲食皆道。聖之時也。學而時習也。未記時哉。之語。厥旨微哉。

一貫編上論尾